



830415

張大中丞重訂

陸宣公文集

正誼堂藏板

陸宣公文集序

國朝
陸宣公

而陸
宣公

古之君子抱經濟之宏畧而懷忠君愛國之誠者豈不欲大行其志哉不幸志不得行而忠言讜論欲以壯國勢而格君心者是爲當時之藥石萬世之龜鑑此非才無以充其志而非學無以正其才吾於唐得陸宣公焉公之志存忠愛而才優經濟人知之而其學一本於聖賢正誼明道之旨者人未必知也宋蘇軾進公奏議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夫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公自

翰林至爲相直節勁氣無所避忌烏
在其用智也至於賈誼辯則辯矣然
其指畫形勢多出於利害之私而公
之告君者獨惓惓於天命人心之去
留忠邪義利進退消長之際今讀賈
生之文雄偉可喜然猶雜以策士縱
橫之餘習而公之文周詳委曲惻怛
懇摯洞悉情事而愜適人心故草詔
之下能使將士讀之流涕奮發而猜
忌如德宗猶能聽納以收其益蓋感
人以誠而不在於辯又豈但其術不
疎而已然則蘇氏之論公者公固未

必許爲知已也公之言曰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蓋其自信之篤如
此方其從幸播遷時天子倚仗如左
右手公之行其所學也易及乎平定
之後見忌於竇叅取嫉於裴延齡輩
德宗事事疑公與之相左公之行其
所學也難而公謬之誠初終不少
變非有得於聖賢正誼明道之學者
不能也大學戒專利而歸於用小人
德宗以小人爲腹心而疑君子如仇
敵小人言利有以中之也公隨時隨
事陳善閉邪其大旨在乎散財得民

遠小人而信君子此大學之旨而孔
曾思孟之傳不能外是矣讀公之文
而不能推公之學豈知公者哉公之
志不得大行於時而其生平所學斷
不少負固不在於君之用不用而忠
愛之誠經濟之畧發揮於文章以垂
後世者真足以備藥石而當龜鑑所
謂才有以充其志而學有以正其才
者也余故選公之集而刻之因本其
所學以告讀公之文者庶爲公之知
已也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

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陸宣公集

序

五

正誼堂



陸宣公集序

陸宣公文集目錄

漳浦蔡衍銳

樂安原敬

福安吳瑞焉

全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一受業

壽寧柳璿

卷之一

請許臺省長官薦舉屬吏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陸宣公文集

目一

正誼堂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卷之二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

論解蕭復狀

薦袁高等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卷之三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論裴延齡姦蠹書

重論尊號狀

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陸宣公文集 目二

正誼堂

卷之四

優卹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百姓詔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冊嘉誠公主文

冊蜀王妃文

冊杞王妃文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祭大禹廟文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策問識洞韜畧堪任將帥科

答宰臣請復御膳表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李勉太子太師制

宣公文集

目三

姜公輔左庶子制

崔造右庶子制

盧翰太子賓客制

賈耽東都留守制

崔縱東都留守制

普王荆襄江西等道兵馬都元帥制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虔王中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制

李叔明右僕射制

李澄贈司空制

除鄧州歸順官制

李納檢校司空制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陸宣公文集

目四

正誼堂

唐陸宣公翰苑集敘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
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
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
一薰一蕕善齊去聲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柄良工無以措巧
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
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
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
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

陸宣公文集

卷之首

一

正誼堂

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賚曰願以此奉
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

判拔萃調渭南簿

本傳作尉

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

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

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即

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

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

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

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

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

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
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支德腹心之助焉
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
詔書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
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
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讜語不以公
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
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
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尙
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

陸宣公文集

卷之首

二

正誼堂

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
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
南康布衣友善韋常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
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
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叅忌嫉故緩之真拜兵
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
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
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
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
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

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寶參
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
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
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
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竊中傷陰結延齡互言
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
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
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
鼓煽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
救之獲免蜀帥帝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

陸宣公文集

卷之首

三

正誼堂

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
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于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
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古
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諧伸之爲典謨俾禦校向風櫛
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
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
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
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
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
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

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王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陳宣公文集

卷之首

四 正誼堂

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宋朝名臣進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恭惟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

陸宣公文集

卷之首

五

正誼堂

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

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
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
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聽贊言必能發聖性
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聽贊言必能發聖性
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廸功郎紹興府嵯縣主簿

臣 韓言

臣 所註唐陸宣公贊奏

議十五卷繕寫成帙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不負所學期
納忠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爲法於後世可謂皆本仁義非
徒曲盡事情雖殫見聞奚探涯涘臣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竊以言有逆順道存是非大臣知憂國而愛君有懷必吐
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弊無窮顧忠邪之跡易明豈聽納
之際難辯倘人主用心或好順而惡逆則羣下進說必以
是而爲非此忠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合惟陸
贄蘊經濟之畧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
陸宣公文集 卷之首 七 正誼堂

無片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
照而數計言之重辭之複冀陽長而陰消惜乎柄鑿不侔
水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以聽從逮至小康遽追仇而
擯棄主眷則異臣心益堅第知卹天下之安危豈復計吾
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蝕於建中正元之間勸講再三
迺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幸聖賢之默契宜今古之同符
恭惟至尊壽皇聖帝性本誠明學全終始旣多識於前言
往行道積厥躬猶不遺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贄折衷一語
鼓動四方斯蓋恭遇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離嚮明治已
至不忘於兢業德雖盛猶樂於討論粵自潛藩屢披奏牘

惟精惟一固得於問安視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於攷古
驗今之次臣自慙魯鈍有愧師承妄加採摭之工僭釋精
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畫蛇寧免於支離坐井曷窺
於小大徒傾口耳何補涓埃伏望皇帝陛下置坐之隅以
古爲鑑廓日月之明斷制庶政恢江海之量容納衆言鑒
瓜果而賞不妄加念兵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之急務
固亦聖主所優爲使毫釐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光於前
哲其奏議并目錄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
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

陸宣公文集

卷之首

八

正誼堂

唐陸宣公文集卷之一

漳浦蔡衍鏡

樂安原 敬

全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福安吳瑞焉

壽寧柳 瑋

請許臺省長官薦舉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莢對廻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祗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勞考校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狗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

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寮冏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克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尙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尙書卽先使人謂宰相徐美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美之答云黃散以下悉

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簡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相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

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
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
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克欲令庶績咸熙
固亦難矣臣竇驚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
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
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
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
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
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
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并宰
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
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
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
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
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
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
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
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
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
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

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四

正誼堂

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

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趨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霸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

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諸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駁以暗投儻如議者

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簡寮屬所簡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尙

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弼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竄

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
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
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
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
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
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
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
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
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
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
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
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
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
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
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
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
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
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揀覈之方遂使先進
者漸益凋訖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

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夫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

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
佑盧徵李衡李英並曾掌制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
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
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
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
條弛紊錢物隱欺李英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
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
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
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
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英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九

正誼堂

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
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
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
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
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
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
授裴延齡辟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爲無耻
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唾頃列班行已塵清貫吏居
要重必覈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
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

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諸僉屬不紊朝經
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
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卽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
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
接近齊映齊抗既是富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
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
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隣接方鎮今
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十 正誼堂
職常苦乏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
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倘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
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
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
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頒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
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
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
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

恕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慙惶所以罷勉在公不敢
頻煩請罪前者而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尙謂詢問來
人所損殊少卽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
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
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譖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
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
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
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
尙且相媚况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
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十一 正誼堂
覆驗則真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
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
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
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
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
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
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
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
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
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

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
縱不蒙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
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
寬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
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
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
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
需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
何憂之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
卽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十一

正誼堂

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
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
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
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
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
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
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
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
行自序臣等不勝觀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頗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今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尙合指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課督羣官始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十三

正誼堂

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頗於街衢披訴旣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慳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瀆宸嚴陛下特宥蠢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旣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絜少以門子早登朝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十四

正誼堂

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温恭有知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絜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契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辯而讒間之道行此柄

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手棄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

其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寃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

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不察兄弟構
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
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
則二王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
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
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
一族存沒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
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
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
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
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載厚
恩尸竊大任旣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
徭濟人窮困若無耻懼各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
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
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
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憚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
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
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
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旣乖直
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

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
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
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靈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尙當
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
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
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
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
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怒者歟孔子曰
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
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
庶長案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
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
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
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
之賦日月引頸望觀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
薦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怛惛憫愧
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甦重遭過分
之擾陛下尙以爲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
有一二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
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

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剥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歛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六

正誼堂

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旣差丘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納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

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七

正誼堂

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泄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

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久郡國旣久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

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禮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

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遂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微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而後圖之則異免有差失候至來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旣勤樸斲惟施丹

履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
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泥
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
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
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
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
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勵之道亦有所不至焉
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
韉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懷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
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踈
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
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
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
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傳訪二也求精
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
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
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
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
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
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

可以不頌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跡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子奪者人主之利權各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

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閒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廢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

失所求愈羸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
叢脞哉股肱情哉庶事墮哉項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
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
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
求執奏旣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于三所
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
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能無類連城之壁不
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壁不
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
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况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西

正誼堂

有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璧
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位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
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媮故能成
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肯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
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
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
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
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
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旣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
才用不置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

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
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
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
於修身勵行聚學涖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
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
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
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
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
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慝
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
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
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
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
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
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
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
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
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

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其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尙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禹稷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獯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三

正誼堂

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

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賢愚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青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卽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卽入爲九卿從九卿卽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卽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泊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墮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嘗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

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辯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十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彛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

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

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
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垂勸勵之方夫
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
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
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
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當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
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泄職既久寧無
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
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
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
陸宣公文集 卷之一

无

正誼堂

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
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
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
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
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
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
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唯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
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
擢然而得人之盛尙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
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

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
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
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
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撻聖
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
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塗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
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
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
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
心轉積防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諂刺
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
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
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唐陸宣公文集卷之二

漳浦蔡衍錕

福安吳瑞焉

全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紫

樂安原敬

壽寧柳璠

請罷瓊林大盈二庫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達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恐賄陸宣公文集卷之二 一 正誼堂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太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蓋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賦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位

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祗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非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勝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喚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侯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二

王誼堂

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讒或醜肆誣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毗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頌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宛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其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讒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其殷鑒歟衆

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持齏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灑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三

正誼堂

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啣恩及過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織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

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網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以非况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四

正誼堂

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班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畱蕭復又頗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仔細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

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奸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陸宜公文集

卷之二

五

正誼堂

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克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盾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病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採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勉

已上二人金曾任御史中丞

裴謂

曾任金吾將軍孫咸兆少尹

周皓

曾任丹延都

裴胄

曾任宣州刺史

崔造殷亮李舟

已上金曾任郎官

何士幹

姚南仲陸淳沈旣濟

已上曾任補闕拾遺

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

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私省且憂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耻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叅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六

正誼堂

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誠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旣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古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可輕若

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今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湊齋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一綱或禁萬日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曾施於輿皂薰蕕無辯涇渭不分二紀於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倘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

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
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
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
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
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彰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
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
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
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
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
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八

王直宣

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
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賸賞輕重互相制
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
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
展勤効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
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
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
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
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
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

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克其費矣旣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寶何有不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九

正誼堂

右欽澈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措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又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耻也別嫌獎義王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耻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迎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

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
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
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
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
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報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
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警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
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那有
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
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十 正誼堂

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怨讟
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穢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
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
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罔不
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湖之量自當
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愚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
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
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
可復有忤逆之嫌其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
衆心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

唯善是求豈但從諫不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恠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晋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後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十一

正誼堂

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醜醜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旣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

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群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况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論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

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遺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十三

正誼堂

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豈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憲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位鈔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才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賢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群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

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
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
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
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
志欲匡輔是以前者疏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
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叅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
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
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
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
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垂意謂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十四 正訛堂
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
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
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
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
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
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
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
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皞

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今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事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曾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顛顛日望上達若今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論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今副介分往待其復命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旣畢能否益彰徐釋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今畱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尙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

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群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纒而黜其聰察匿瑕蔽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七

正菴堂

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帝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讐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

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
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
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
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
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
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
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
構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
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遘茲殷憂之期天其
或者欲大起睿心儆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
以消群疑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
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禪闕
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拾逆歸
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
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浴嘔虛襟坦懷海
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
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
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
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葢爾兇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

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覲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旣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狗義之心旣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

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悉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轍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遞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覈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旣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遘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慎于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狃偷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

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
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
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
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
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
涉疑似亦望矜憐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
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
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
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
則讐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七

正誼堂

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况乎天子所作天下式
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
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
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
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
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
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
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

南者僉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上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
霽誓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厄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
飾將賜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婉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
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
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
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垂其庸則忠實
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
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駢蹕奉天迫於患難竟
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
陸宣公文集

卷之二

二

正誼堂

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諱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
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
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
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
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
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况於介冑之士乎
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
情沉該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
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

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
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
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
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宇天下既定乃論功
勲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
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
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
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讐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
日當功而獎尚恐未乎獎又非功固宜見諂儻有節效尤
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狗驅
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